

□张步伐

今夜,我用月光浇石,磨去季节的锈迹。用月作镜,照我相思与无眠。

遥想,那杆旱烟枪在一张沧桑的嘴唇里,被吸得滋滋发亮。顺管而下的口水,在胡须里黏合温柔的微光。幸福在童谣里蜿蜒吟唱。

今夜,我要抽出无数的银线,纺出一匹匹的绸缎,织一件坎肩,披在爱人的香肩。散发桂花的芬芳,引出玉兔的娇喘。

今夜,百叶窗为你洞开,一缕缕的光如一曲动人的旋律,打动了闪烁的眸子以及手托下颌的模样,隐隐约约深深浅浅了岁月匆忙的步伐。

今夜,安然自在的呼吸,起伏远山优美的曲线。打开紧攥的手心,让月华穿过老茧,时间变得平滑而细腻,抽空红尘的忧伤,生命线变得明晰而富有弹性。

今夜,我只想靠近你,只为攫取一丝

清凉或者清亮。想再次看见母亲穿针的麻绳鞋线滑过泛黄的蜡丸,舒展的身姿袅娜轻盈,青春回到您平滑的额间。

您把那些往事的补丁,缝在岁月的衣襟,让无数个夜晚,温暖不再孤寂。

您捡拾满地的农事,缠绕指尖的桑麻,袅袅娜娜在你清亮的目光里。

今夜,我与你对视,目光漂洗,清澈得如一尾忧伤的鱼,在心与心之间游来游去。冒出一串串泡泡,破裂在稻禾的清香中。还有什么陶醉能与之相比?

此时,是谁在锻造一枚枚银色的钻戒,想要戴在故乡草木万物的指尖,以求得海枯石烂的爱情。天涯共此时,唐诗宋词里对仗的萤火,押韵的蛙声,平仄的呢喃,余音的寒蝉,都说与此时的沉默与无语。

被天地举起来,满满的一杯,醉了的清辉在华夏大地上从古流到今。

□胡有琪

桂花的心事——芬芳解密
月亮便开始在一面镜子中喊爽
挂在树梢上的思念
纷纷坠落
泡在一杯菊花茶中 成精
曼舞

群山开始串连
千里蛙鸣 集体讨伐月饼勾人的魂

◎桂花的香 香不止痛

冰凉冰凉的露珠 在中秋的额头上
在一朵又一朵菊花上公开造反
秋风急得跳脚
扯着南山的胡须 喊
都是月亮惹的祸

一株株玉米穿着黄金甲从庄稼地里走了出来
四面埋伏
上当的梦被现场射得遍体鳞伤
周身都贴满又白又圆的膏药

一场文明的战争 到处都是思乡的俘虏
桂花的香 香不止痛

◎这一天 月终于修成正果

月的口琴 让八月十五的夜晚
一步步引进兴奋

透过所有的诗篇
我看见 三百六十五天
月模仿月 月勾引月 月吮吸月 月残食月
这一天 月平步青云终于修成正果
登上神台
从此 千山抬轿 千里共婵娟

从此 被桂花香洗亮的月
沿着一条条山路 走进城市 走进思念
大声喊爽

多少干涸的历史被月光一照
因而丰腴起来 香了多少尘封的名字

胡家湾的月亮(外一首)

□胡建国

“不敢说就是李白的那轮”
只要你一呼喊
便有月光破门而入
而我喜欢
一个月亮命名的女人
坐在优柔的月色里
母亲将星空一再拨亮
远离故乡的人
总在中秋这天,胃口不佳
喜欢爬上高处,就着夜色
吞下这枚
巨大的白色止疼片
我的思念,从燕瘦到环肥

◎圆锅魁

白光如练,擀面杖在案板上操纵着一张月亮的厚度
去往他家的车上
我常从怀里,掏出来一轮故乡咀嚼
这些年,我学会了拒绝身外之物
拒绝着城市快餐与飞禽走兽
可圆锅魁
有我无法拒绝的温暖
也许是离家太久
也许是凉粉太辣
有一次,我在石盘的一个摊位上
吃得热泪盈眶和满头大汗

都市慢生活

凤凰山

巴山夜雨

07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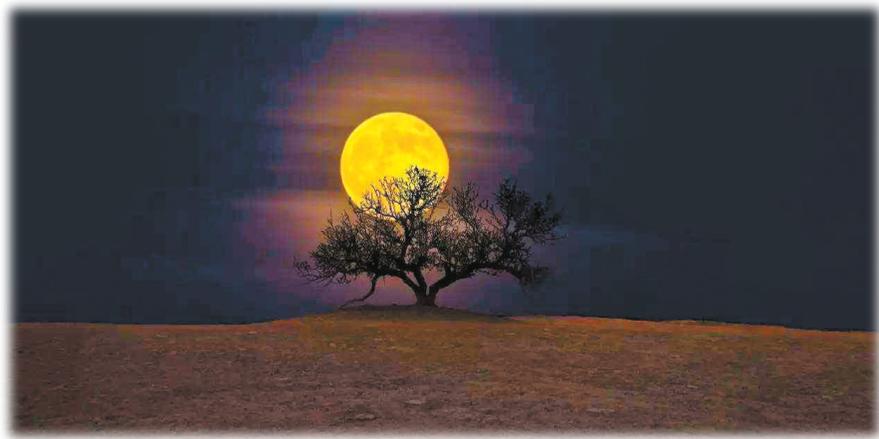
2021年9月24日

星期五

邮箱:
3213456266@qq.com

□主 编:郝 良

□编 辑:郝富成



一个冬瓜的成长

□蒋小林

围墙外那一粒冬瓜籽也许是从鸟儿嘴里弃落的,也许是被雨水从远方带来的。总之,它停留在了围墙外的泥土里,带着生命另一种力量,开启了它的命运之旅。

在围墙的另一面,我看不见它破土发芽茁壮出生命的细节,也没看见它一点点从幼苗长出藤蔓后,悄无声息地爬上围墙的艰辛。有那么一天,它那长长的藤蔓漫过了高高的围墙,顺着围墙攀爬,越过了围墙的另一面,长在了我的眼前。我站在门口看着,昔日光秃秃的围墙上多了一抹动心的绿,那养眼的绿仿佛长在心中。夏季的阳光照着围墙,像许多旧日的时光,阳光在围墙上徜徉,它伸出灼热的手,抚摸着硕大的冬瓜叶。黛青色的冬瓜叶把脸仰向天空,和阳光拥在一起,样子随性、从容,有着遇事不惊的淡定。阳光漫过它的全身,它渐渐地垂下了头,沉寂在阳光的某一处。

这个盛夏,万物都是饱满的,长长的一面围墙,有了冬瓜藤蔓相伴,看上去不再单一,有了少许的内容,也生机了许多。吹过来的风泛着阳光一起,藤蔓跟着风晃动,看上去纯粹自然。它依托着风和阳光,生命里流淌一股原始的力量,这种力量,在阳光中有了依托和初心,这面长长的围墙,就是它生活要寻找的方向。

清晨打开门,那吱嘎的铁皮卷帘门沉重的响声听着让人难安。抬眼一看,近在咫尺的围墙上那一抹绿开出了黄色的花骨朵,错落有致的藤蔓上结出了一个不起眼的小冬瓜,拇指般大小,那果儿毛茸茸地,像刚出生的婴儿,真实可人。一朵朵的花骨朵串在一起,眼前的围墙,瞬间变得有形、有魂、有诗意、有看头了。

夏季的众多瓜类,我最不喜欢吃的就是冬瓜。小时在老家,房前屋后的瓜架上,冬瓜结满瓜架,一个又一个胖胖的冬瓜堆在堂屋里。母亲用来炖汤,放些海带或是

排骨,盛一大盆放在桌上,光喝汤,冬瓜怎么也进不了我的口。母亲说我嘴刁,抢着舀一勺冬瓜倒进我的碗中,乘着母亲不注意,我又悄悄地把冬瓜丢在泔水里。

在我的印象中,冬瓜平庸命贱,就是腐烂了的冬瓜丢在粪池里,瓜瓢烂了,但它的籽也不会腐。第二年春天,挑粪把它当肥施在地里,浸泡在粪池里的冬瓜籽似乎赢来了生命的转机。在粪池里浸泡的时间,仿佛是它修炼生命的又一个过程,在泥土里,它又律动出生命来,和地里的庄稼野草浑然一体,让春天丰盈生机。不明白,明明冬瓜是在夏天开花,结果,为什么不叫夏瓜?而叫冬瓜?往深处一想,也许是冬瓜一身雪白,身披白霜,酷似冬日的白雪落于其上,在夏秋暑热之际,十分悦目,所以,智慧的古人对冬瓜高看一眼了,在夏季赋予了一个诗意的名字。在古人的眼里,胖胖的冬瓜象征吉祥如意,这个“冬”和“东”有相声之意,东是太阳升起的地方,给人一种希望。难怪中元节家家祭已故的祖先,供桌上除了鸡、鸭、鱼、肉之外,冬瓜是唯一能上供桌祭祖先的主菜。也许,这一切,跟它的寓意密不可分。

“剪剪黄花秋复春,霜皮霜叶护长身。生来笼统君莫笑,腹里能容几百人(仁)”。宋人郑安晓的《咏冬瓜》一诗,形象地描绘了冬瓜的形态特点。百种蔬菜中,冬瓜几乎无味,这便是冬瓜的本质,它能亲和百菜的味,没有霸气的味道,如果和其它夏季的蔬菜比较起来,不只是品相好,而且利用率高。菜类大多有黄叶和腐叶,唯独冬瓜,除表皮外,可食的部分占八成以上,可谓君子稳重憨厚。好吃实在,就像老实本分的庄稼汉,稳重,厚道。

看着围墙上那藤蔓一天天地铺开,结出的冬瓜一天一个样,仿佛,它的成长历程,就是专门在我面前炫耀的。它从一个不起眼毛茸茸的果儿长成了一个满是羞涩的冬瓜,那生命历程的蜕变,我见证了,围墙见证了,阳光见证了,季节见证了。